

1512.3/19

苏联文艺丛书

权贵之家内幕

[苏] 维克多·罗佐夫 著
顾亚铃 查意楞 译

ВИКТОР СЕРГЕЕВИЧ РОЗОВ

ГНЕЗДО ГЛУХАРЯ

据 < ТЕАТР > 1979, Ко 2 译出

(原名 < “聋人”之家 >)

聋人之家内幕

顾亚铃 查意楞 译

苏联文艺编辑部编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 23号信箱)

重庆印制第一厂排版

大兴县孙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3印张 66.7千字

193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册

书号· 10215· 4 定价：0.25 元

人 物 表

苏达科夫，斯捷潘·阿列克谢耶维奇(小名，爱称：斯焦帕)
娜塔莉娅·加夫里洛夫娜(小名，爱称：娜塔莎、娜塔申
卡)——他的妻子

伊斯克拉(爱称：伊斯克林卡、伊斯克拉奇卡)——二十八
岁，他们的女儿

普罗夫(小名，爱称：普罗沙、普罗什卡)——十六岁，他
们的儿子

亚休宁，格奥尔基·桑姆松诺维奇(小名，爱称：叶戈尔、
戈拉)——伊斯克拉的丈夫

卡拉梅斯洛娃，阿丽阿德娜·菲利波夫娜(爱称：阿拉奇卡)
瓦莲京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小名：瓦莉娅)——苏达科夫
的女同乡

齐列利

尤莉娅——女译员

卓娅(爱称：卓叶奇卡、卓伊卡)——普罗夫的女友

扎拉塔列夫——苏达科夫及亚休宁的同事

维拉·瓦西利耶夫娜——卓娅的母亲

索尼娅——女译员

两个黑人

第一幕

〔苏达科夫的寓所。舞台一侧是陈设讲究的餐室，另一侧是主人的书房。书房高雅别致，摆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装饰物，四壁也琳琅满目。书架上和柜子里陈放着形形色色的雕塑小人、黑檀木的人面雕像、罕见的羽毛、鸵鸟蛋、大椰子、干枯的小人头颅、五光十色的弓箭和箭筒、小鳄鱼标本、涂彩釉的盾、一些贝壳、几块珊瑚和许多古俄罗斯圣像。宽大讲究的书桌、两用皮沙发和一把古色古香的高背伏尔泰式安乐椅。〕

〔餐室里，苏达科夫的女儿伊斯克拉正坐在桌旁处理一大堆信件，用粗杆红蓝铅笔在信上批注，然后用曲别针把信页和信封别在一起。〕

〔苏达科夫的儿子普罗夫和女朋友卓娅上，两人经过餐室，朝书房走去。〕

卓娅 （从伊斯克拉面前走过）您好。

伊斯克拉 （抬头朝她看了一下）您好。

〔普罗夫和卓娅走进书房。〕

卓娅 她是谁？

普罗夫 姐姐，伊斯克拉。

卓娅 什么？

普罗夫 伊斯克拉，她的名字叫伊斯克拉。

卓娅 （环顾书房）真阔气。

普罗夫 这是我父亲的书房。

卓 娅 简直象博物馆。

普罗夫 这些东西都是我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是人家送给他的礼物。这些圣像是他过去搜集的，他说十来年前圣像曾经风行一时。

卓 娅 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

普罗夫 他在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呢！喏，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

卓 娅 （继续观看屋里的摆设）真有意思！……你们住几间房？

普罗夫 六间。

卓 娅 不错。

普罗夫 我们住四间，伊斯科拉和她丈夫住两间，两套房子都挨在一起。我们在里边开了扇门，把两套房打通了，看起来是一套，其实是两套。

卓 娅 你大概单住一间吧？

普罗夫 那当然。现在我的房间正在重新裱糊，粉刷天花板。楼上水管坏了，正好漏到了我房间里；说是五一节前能完工。

卓 娅 你们家生活大概……

普罗夫 怎么说呢……谁家没有烦恼，谁家没有耗子。

卓 娅 你们家哪会有耗子？……大概吃得太好吧。

普罗夫 姆？过于肥胖也是一种病。你没看见报上怎么说来着？进食要定时定量，要做体操，要减少饮食量。

卓 娅 不是减少饮食量，而是应该增加工作量。

普罗夫 没办法，这对酒足饭饱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

卓 娅 你药搞到了吗？

- 普罗夫 爸爸老没工夫去拿，他们机关药房有这种药，他能弄到。你给谁要的？
- 卓 娅 给我的朋友伊尔卡·斯克瓦尔奇科瓦娅。她爸爸病得快不行了。她爸爸老了，大概有五十多了，待人可好啦。他们自己穷得要命，还接济一位老姨母，那位老太太每月只有三十五卢布的退休金。
- 普罗夫 确实不多。爸爸能搞到药的……不过说实话，我是不管什么药，都一概反对。
- 卓 娅 为什么？
- 普罗夫 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可是不单好人长寿，连那些坏蛋也长命百岁了，这些家伙活着不算，还吃药治疗，没完没了。
- 卓 娅 那你说该怎么办？
- 普罗夫 我也不知道，我有过这么个想法就是了。
- 卓 娅 （看书架上的书）你们有茨维塔耶娃的书吗？
- 普罗夫 哪个体面人家没有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尤里·特里丰诺夫的书！
- 卓 娅 你们家全都有？
- 普罗夫 就缺胡金科夫的。
- 卓 娅 他是谁？
- 普罗夫 胡金科夫？
- 卓 娅 嗯。
- 普罗夫 你不知道胡金科夫是谁？
- 卓 娅 不知道。
- 普罗夫 怪事！唉，过去我白搭救了你！
- 卓 娅 他到底是谁呀？

普罗夫 你在学校没学过？哎哟哟，也不害臊！

卓 娅 你借我看看，我不就知道了。

普罗夫 他的书连我们家都没有。你知道要什么人家才有他的书吗？（意味深长地用手朝上指指）你懂吗？

卓 娅 你不告诉我，胡金科夫是谁？

普罗夫 不告诉。

卓 娅 不告诉？

普罗夫 吻我一下，就告诉你。

卓 娅 好吧。（吻普罗夫）

普罗夫 得，现在你算什么人呢？你成了商品了。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胡金科夫。（稍停一下）对不起，我情绪很糟，所以胡乱开玩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开玩笑才能使我松快些，否则我就完了。

卓 娅 你出了什么事？

普罗夫 事儿可太多了！

卓 娅 到底什么事？

普罗夫 这可不是你管得了的。（拿起一本厚厚的画册）瞧，画得多怕人！这是昨天几个德国人送给爸爸的。伟大而恐怖的波修^①。（看画册）
〔娜塔莉娅·加夫里洛夫娜——苏达科夫的妻子，伊斯科拉和普罗夫的母亲——走进餐室，手里拿着一杯桔汁。〕

娜塔莉娅·加夫里洛夫娜（下简称：娜塔莉娅）（把杯子放在伊斯科拉面前）喝些维生素吧！

① 荷兰画家。

伊斯克拉 谢谢。

娜塔莉娅 抬起头看看我！

伊斯克拉 （抬头）什么事？

娜塔莉娅 又哭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伊斯克拉 父亲是不是很晚才回来？

娜塔莉娅 可能很晚，今天他要陪西班牙外宾吃晚饭，也可能是意大利客人。你找爸爸有事？

伊斯克拉 （拿出一封信）有件事要他帮忙。

娜塔莉娅 你知道，他不喜欢帮这种忙，对这些事他都烦了。

伊斯克拉 这件事不难办。

娜塔莉娅 你量过体温了？

伊斯克拉 量过了，正常。

娜塔莉娅 想去散散步吗？

伊斯克拉 不想去。

娜塔莉娅 你应该出去走走。

伊斯克拉 等我把信件处理完再说吧，积压得太多了。

娜塔莉娅 普罗夫没回来？

伊斯克拉 他在那儿（头朝书房点了一下），还有一位姑娘。

娜塔莉娅 他不吃东西，到处乱跑……（转身走进书房）

普罗夫 （向卓娅）这是我母亲。

卓 娅 您好。我叫卓娅。

娜塔莉娅 我是娜塔莉娅·加夫里洛夫娜。（对儿子）你想吃点什么吗？

普罗夫 给我们来盘夹肉面包吧。

娜塔莉娅 （对卓娅）您和普罗夫同班？

卓 娅 不，我在普通中学。

娜塔莉娅 我好象在哪儿见过您。

卓 娅 我也好象见过您。我妈妈在你们家附近的小铺工作，昨天您来买过柠檬，是我给您称的，那会儿妈妈正好出去抽烟。

娜塔莉娅 啊，想起来了。您爸爸呢？

卓 娅 我爸爸是水暖工。可他现在正坐牢呢。

娜塔莉娅 出了什么事？

卓 娅 鸡毛蒜皮的事！爸爸帮一个朋友跟人打架，正好爸爸口袋里有把刀子，其实这是把工具刀，结果法院给他判得最重。

普罗夫 妈妈，履历表让她待会儿填，先给我们吃的吧。

娜塔莉娅 我这就去。（下）

卓 娅 你母亲挺不错。

普罗夫 是的，母亲我好象选得挺不错。

卓 娅 去年有一个娇气包缠上了我，挺瘦的，大鼻子，模样倒还可以；也象你似的，大脑袋。有一次他鼓起勇气，请我上他家去。他妈妈要是知道我星期天总跟他漂在一块儿，我想，她准得气坏了。他妈妈眼睛就象机关枪似的一个劲儿地瞪着我。那个瓦列利克真可怜，一个劲儿地讨好她：“好妈妈，好妈妈……”简直笑死人了。

普罗夫 现在那位可爱的瓦列利克在哪儿？

卓 娅 我已经把他甩了。

普罗夫 真遗憾，要不我要剁掉他的脑袋……你中学毕业

后，准备上哪儿去？

卓 娅 我想去师范学院，你呢？

普罗夫 我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卓 娅 哦，是这样，明白了。

普罗夫 是爸爸让我去的。

卓 娅 明白，明白。

普罗夫 你怎么会明白？

卓 娅 这不都是明摆着的嘛。

普罗夫 那又怎么办呢！现在生活里这类事太普遍，司空见惯，已经成常规了。

卓 娅 可不是吗，到处都这样。我去上师范学院，将来教你的孩子，他们会对我蛮横无礼的。

普罗夫 你别去师范学院。

卓 娅 为什么？

普罗夫 当中小学教师是最倒霉的差事。

卓 娅 那你为什么要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呢？你不是不愿去吗？

普罗夫 那是我父亲要我去的，我去那儿上学，他觉得光彩。（接近卓娅）再亲我一下，就一下。

卓 娅 别这样。

普罗夫 就那么一下，喏，就亲一个戈比的嘛！

〔两人亲吻。〕

我可捞了十个戈比的啦……

〔娜塔莉娅端着盘子上，盘里是夹鱼肉片面包、一瓶果汁和两只杯子。〕

娜塔莉娅 稍微吃点吧！（下）

普罗夫 吃吧，这是鳊鱼肉的，也许是鲟鱼肉的，我总分不清。

卓 娅 我妈也什么都搞得到，你瞧我这双靴子。（显示）

普罗夫 我的天，多漂亮的高跟鞋，真晃眼。谁能有这样的靴子，有地毯，再有一个果菜园，那就太幸福了！

卓 娅 你自己愿意上哪个学校呢？

普罗夫 我自己想上莫斯科大学哲学系。

卓 娅 嘿！

普罗夫 可我也不反对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卓 娅 谅你也不敢反对，你要不去才怪呢？……哎，你们家的书是光锁在那儿呢，还是可以借来看看？

普罗夫 要看借什么书。

卓 娅 茨维塔耶娃的借不借？我保证看完送还！

普罗夫 好吧，借就借吧！要是你把书弄丢了或是卖了，那么我就把你们小铺里的水果、蔬菜也拿个精光。

（找书）

〔伊斯科拉的丈夫格奥尔基（叶戈尔）·亚休宁进餐室，手里拿着公事皮包。娜塔莉娅也同时上。〕

叶戈尔 斯捷潘·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没回来？

娜塔莉娅 还没呢。

叶戈尔 娜塔莉娅·加夫里洛夫娜，我还没吃东西呢，如果您方便的话……

娜塔莉娅 我这就去。（下）

叶戈尔 （吻了一下妻子的前额）我在外文图书馆耽搁了，亲爱的，你身体怎么样？

伊斯科拉 很好。

叶戈尔 说真的，如果我早知道你会这么难过……

伊斯克拉 判决已执行，毋须上诉。

叶戈尔 别难受，别折磨自己。一切将会过去，犹如轻烟飘过白色的苹果树^①。

伊斯克拉 那就托你同乡人^②的福吧！

〔叶戈尔想拥抱伊斯克拉。〕

别这样，我在工作。

叶戈尔 （头朝信件点一下）把这些宝贝都给你送到家里来了！

伊斯克拉 同志们都得了流感，信件积压得太多，以后就更不好处理。

〔书房里电话铃响。〕

普罗夫 你接一下。

卓 娅 喂！您打错了。（放下话筒）真糊涂，说找什么斯捷潘·阿列克谢耶维奇。

普罗夫 这是我父亲。你怎么把电话挂了？

卓 娅 我不知道啊！

普罗夫 不知道，就先问一下嘛！

卓 娅 还会打来的。

〔电话铃又响。〕

你瞧不是？

普罗夫 （急忙地）说他不在家，很晚才能回来。

卓 娅 （拿起话筒）喂……您是哪位？不，他不在，很晚才能回来……再见。（放下话筒）

① 此句是梁赞诗人叶赛宁的诗句。

② 叶戈尔也是梁赞人。

普罗夫 你干吗要问他是谁？这不是多事吗？

卓 娅 为了礼貌嘛。她叫瓦莲京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是老朋友。

〔在餐室里。〕

叶戈尔 （浏览着信件）这些信简直把你的神经都搞垮了。这些人我真不能理解！过去我生活里碰到天大的困难，也没有向报社求过救……

伊斯科拉 你性格刚强嘛！

叶戈尔 任何个人的事，都应该自己去对付。现在人们却学会了乞求的本领。这工作对你不合适，做这种工作的人，应该有付铁石心肠，或者根本没有神经。

伊斯科拉 能这样当然好罗。可是比如你，就决不会同意干这种工作的。

叶戈尔 我耐心等着，等你病好。

伊斯科拉 可怜的人，你就再耐心等等吧。

叶戈尔 伊斯科拉，我们不应该把关系弄僵，不管情况如何，条件如何，我们不应该这样。

伊斯科拉 你指什么条件？

叶戈尔 我就是这么说说。

伊斯科拉 噢，是这样……我以为你已经在提条件了。

〔娜塔莉娅的声音：“叶戈尔，汤已经给你盛上了，洗手吧。”〕

叶戈尔 谢谢，就来！（对妻子）别太累了，亲爱的。（站在妻子旁边，想再说几句话）

〔书房里。〕

普罗夫 （找到一本书）瞧，这就是那位身世凄凉的女诗

人。你知道吗，她死在叶拉布格，连坟墓都不知道在哪儿。别人告诉我说，在公墓的院墙上写着：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安葬于此。”（把书递给卓娅，努起双唇）付钱吧——三个戈比！

〔两人亲吻。〕

哈哈，我已经得了五十戈比啦！

〔普罗夫和卓娅进餐室。〕

卓娅 您好。

叶戈尔 您好。

卓娅 再见。

叶戈尔和伊斯科拉 再见。

〔普罗夫和卓娅下。〕

叶戈尔 普罗夫真走桃花运，又新搞上个姑娘。这小丫头是哪儿的？

伊斯科拉 你感兴趣的话，去问普罗夫吧。

〔普罗夫送走卓娅后回来。〕

叶戈尔 普罗夫，你别随便借书给人。

普罗夫 她是熟人，我要对她说不借，她会觉得我是小气鬼呢！

叶戈尔 不借也得有套办法嘛，开始人家可能不高兴，往后对你会更加尊敬。在这方面熟人是最要命的。

普罗夫 你真是足智多谋，伟大的梁赞人！我要有你这种刚强性格就好了。

叶戈尔 普罗沙，你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不过将来在生活里你可要吃苦头的。

普罗夫 没什么，长大了就会变老练的。

叶戈尔 你把什么书借给她了？
普罗夫 胡金科夫的。你不知道这个作家？
叶戈尔 啊……噢，他的书借了倒无所谓。

〔娜塔莉娅的声音：“戈拉！”

叶戈尔 来了，娜塔莉娅·加夫里洛夫娜！（下）

普罗夫 （从桌上拿起一封信读）“亲爱的编辑：二月十四日冲压机床轧断了我三个指头，”哎呀，真吓人！

“我早就提出过，机床太旧，不能再使用。现在事实已证明我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他们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趁我养伤的时候，赶紧把旧机床换掉了。现在，他们不按因公负伤，而按疏忽致伤来定我的退休金。我跑遍了全市有关单位，回答都是一句话：‘有证据吗？’厂里已经把旧机床藏了，我从哪儿找证据呢？我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孩才两岁，虽然在托儿所，但我仍得操心。我没有丈夫，他抛弃了我。请帮助我澄清事实真相。难道在我们国家里竟没有伸张正义的地方吗？姆·弗·卡卡廖娃，于基姆雷市。”基姆雷在哪里？

伊斯克拉 在上伏尔加区。

普罗夫 你准备去吗？

伊斯克拉 要是派我去，我就去。

普罗夫 （拿起另一封信读）“我们区房管局的检查员奥列格·彼得罗维奇·卡杰米亚金帮助我们改善了居住条件，他工作积极、热情，我们送他五十卢布以表谢意，他非但拒不接受，还批评了我。我们对他大公无私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请通过贵报予以表

彰。特级退休职工尼娜·瓦尔法拉麦耶夫娜·伊利英娜。”这一叠是什么？

伊斯克拉 合理化建议。

普罗夫 噢！……有什么特别精采的吗？

伊斯克拉 有的挺不错……

普罗夫 （又拿起一封信读）“尊敬的主编亲启：”嘿，多么正经八百！“一年前我结了婚。我们一家三口：我、我妻子和我母亲。我妻子和我母亲处得很不好，经常吵架。您说该怎么办？是不要母亲呢，还是不要妻子？敬礼！中尉索伊金。”如果这个中尉让她俩全他妈的滚蛋，他准能当上将军。

伊斯克拉 走吧，别捣乱了！

普罗夫 （读另一封信）“我们供应站主任安德列·阿尔希佩奇·杰维亚特金和仓库保管员叶夫罗辛尼娅·纳谢特金娜姘居，她这条母狗……”

伊斯克拉 放下！

普罗夫 不，真逗，她是条母狗……

伊斯克拉 听见没有，叫你放下！这是造谣。

普罗夫 （很快地把信溜了一遍，扔在桌上）这样的信你们编辑部能收到多少？

伊斯克拉 别妨碍我工作！

普罗夫 大概有多少？

伊斯克拉 喏，五、六百封吧。

普罗夫 一年？

伊斯克拉 一天。

普罗夫 救命哪，这还了得！（又拿起一封信读）“亲爱的

编辑部：我作为一个诚实的苏联人有义务向你们告发……”

伊斯克拉 放下，可能是诬告信。

普罗夫 （把信溜了一遍）完全正确，你怎么猜着的？

伊斯克拉 你走不走？

普罗夫 你们这个“信访组”是个无聊的摊子，有点象慈善机构，我们国家是反对搞这玩意儿的。

伊斯克拉 难道我这是私营的？

普罗夫 喏，就算国营慈善事业吧。你们应该去挖掘这些不合理现象的根儿，然后——连根拔！

伊斯克拉 行啊，等你从新闻学院毕业，来干我这个工作，那时你来连根拔吧。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拔法儿，不把你累死才怪。

普罗夫 我问你，你晚上尽梦见些什么？

伊斯克拉 妈！

普罗夫 就走，就走。（进书房）

〔娜塔莉娅上。〕

娜塔莉娅 怎么啦，伊斯克拉奇卡？

伊斯克拉 我这是撵普洛什卡。

〔电话铃响。〕

普罗夫 喂！……不在，他不在……可能挺晚……再见。

（拿了一本书，蹾起腿全身埋在安乐椅里，看书）

娜塔莉娅 咱俩是不是谈谈，伊斯克拉？

伊斯克拉 谈什么？

娜塔莉娅 你觉得没有可谈的吗？

伊斯克拉 是的。